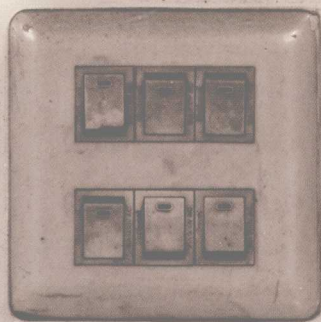


谎言之躯 Body of Lies

忠诚，
在谎言交织的时空里，
意义几何？



David Ignatius

[美] 大卫·伊格内休斯 著

贾文渊 贾令仪 译

Body of Lies

David Ignatius

谎言之躯

[美] 大卫·伊格内休斯 著

贾文渊 贾令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谎言之躯/(美)伊格内休斯著;贾文渊,贾令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36-9111-9

I. 谎… II. ①伊…②贾…③贾…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776 号

谎言之躯

[美]大卫·伊格内休斯 / 著
贾文渊 贾令仪 /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涂俊杰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11 千

版本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 com. cn

销售热线 / 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 / 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62071010/1636

第一法律书店 / 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 / 029-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65382816/2908

深圳公司 / 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036-9111-9

定价:2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题 记

尽管本书描写的谍战场面栩栩如生,但这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其中的人物、事件和机构,皆属杜撰。约旦情报部门在书中显得颇为威风,但我除了采用其真实名称之外,其余均为虚构。我要衷心感谢来自许多国家的朋友们,他们像我一样,对中东局势全心关注,也深感沮丧;多年来,这些朋友尽其所能,为我介绍真实情况。他们都是无畏的勇士,为了让那个地区变得更好,甘冒生命危险。他们才是这本书背后的无名英雄。

我还要向几个人专门致谢:感谢我四十年来的挚友乔纳森·希勒,他慷慨地在自己的博伊斯-希勒律师事务所给我提供了工作室,让我得以一连数月埋头潜心创作这部小说;感谢伊芙·伊格内休斯和加勒特·埃普斯,他们校读了这部书的初稿;感谢拉斐尔·萨加林、布里奇特·瓦格纳和埃本·吉芬鲍姆,我这几个出类拔萃的文学经纪人,不断地给我鼓励和鞭策;感谢“创新精英经纪公司”的鲍勃·布克曼,他对本书的内容和书中的角色提出过中肯的建议;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斯塔林·劳伦斯,他在一个写作研究生班授课,讲授的内容不乏自己敏锐的洞见,这一次,他担任了本书编辑;最后,感谢我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兼老板唐纳德·格雷厄姆。

“迷惑敌人、误导敌人，历来属于战争中最重要准则。五花八门的诡计，在几乎每一场战争中发挥着作用，其肇始者，也许可追溯于特洛伊木马计，甚至更早。这类策略，历史太过悠久，因此，很难再想出掩盖己方实力和意图的新花样。此外，策划并执行一个方案时，必须极度谨慎，否则，不但不能蒙骗敌方，反而会变成一场蹩脚的闹剧。”

伊斯梅勋爵，《谍海浮尸》序言，1953 年

Lord Ismay, foreword to *The Man Who Never Was*, 1953

楔 子

几乎耗费了一个月工夫，才找到合适的尸体。罗杰·费里斯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死者应该三十多岁，体格健硕，最好是金黄色头发，长相一定要有白种人的特征；尸体不能有明显的疾病症状或外伤痕迹，当然也不能有枪伤。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实在太复杂了。

费里斯大部分时间在中东执行任务，因此，这桩差事，就落到他的上司埃德·霍夫曼头上。霍夫曼只能亲自处理，不敢交由其他同事去找这么一具尸体，唯恐他们向国会通报，到头来反而把事情搞砸。不过，在军方，他倒是能找到帮手，如今，军方几乎什么任务都愿意承担。于是，霍夫曼与一位态度积极的上校取得了联系。那位上校，在佛罗里达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服役，是特别行动司令部的联合情报参谋，以前曾在其他任务中帮过忙。霍夫曼告诉他，需要完成一桩奇特的任务：他得找到一个男性白种人，身高大约六英尺，刚步入中年，身强体壮，足以让人相信他是个特工，但肌肉不该过于发达，免得看起来像个上战场杀敌的大兵；理想的人选，还应当没有割过包皮；最后，这个人，是个死人。

三个星期过后，在佛罗里达州的一间太平房，上校找到了一具尸体。之前，他联系了一个由退伍军官组成的团体，这些军官，从事私营营保安工作，声称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死者前一天在佛罗里达湾

那不勒斯市附近的海岸边玩风帆冲浪,不幸溺水身亡。这人名叫詹姆士·博登,刚满三十六岁,生前是芝加哥的一名律师,身体健壮,棕色头发,没有疾病,阴茎上包皮完整。这具尸体,相当合适,只有一个小问题:两天后,要在他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海兰帕克市举行葬礼。这的确是个麻烦。霍夫曼问那位上校,以前有没有执行过秘密行动,上校说没有,不过,他什么都愿意做。这种热情,霍夫曼在中央情报局可是难得一见。

他们巧施障眼法,为盗尸策划了一场以假乱真的赌局:将这具尸体送进飞机货舱,运往梅尔堡,同时安排了另一具尸体,运往芝加哥奥海尔机场;两口棺材,外观完全一样,但是,运往芝加哥的棺材里面,是个死于心脏病的七十八岁老人,生前已经退休,曾任保险公司高管。上校打发了一名军士去海兰帕克市,陪伴举行葬礼的那家人,以确保不会有人在最后一分钟心血来潮,开棺看尸。万一情况突变,他们还准备了一套借口,谎称航空公司犯了个严重错误,在运输过程中混淆了两口棺材。这个借口,最后没用上,如今,那具老人的尸体,早已送往密尔沃基火化。

詹姆士·博登的尸体,并不完美,但已足够接近他们的要求。尸体的上身,富有男子汉特征,不过,肚皮有些松弛,略为下垂。另外,他已经有了谢顶的迹象,头顶上秃了一小片。后来,他们还发现,他患了隐睾,有一只睾丸没有降到阴囊里。但是,对于这些不完美的地方,霍夫曼越想越喜欢。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有缺陷,这具尸体上的毛病,只会让他们的弥天大谎更为令人信服。无懈可击的骗术之中,就包含了故意出错。

霍夫曼为这具尸体编造了一段人生故事。这个人,不再是詹姆

士·博登,而是哈里·米克。他们在亚历山大区为哈里·米克租了套公寓,给他配备了固定电话和手机。他们借用博登在伊利诺伊州的驾照上的照片,弄出一本弗吉尼亚州的驾照,然后,又为他搞了本护照,在上面伪造了若干签证和印章。霍夫曼的同事萨米·阿扎尔浏览了博登隶属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从事务所的广告邮件中,搞到了那张用在护照上的照片。

哈里·米克表面上的工作,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职员,因此,他们为他伪造了国际开发署的工作证,还印制了名片,上面有他本人的办公电话分机号。号码的前三位是712,真实可靠,不过,假如有人拨这个号码,录音留言听上去干巴巴的,不像真正的秘书接听时那般语调悦耳,而像是有人在为米克打掩护。他们还为米克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里根大厦内弄了个停车位,国际开发署总部就设在这栋大楼内。他的钱包里,塞了张提示卡,用来提醒自己记住车位号码。这些手段,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驾轻就熟,并没有超出他们编造假象时的惯用伎俩。接下来,他们就得更进一步了,要把哈里·米克编造得跟真有其人一样。

米克需要一身服装。霍夫曼对时尚没什么眼光,选购服装方面是个门外汉,妻子在塔吉特零售店为他买什么,他就穿什么。于是,他派阿扎尔去了一趟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那里是弗吉尼亚州北部地区事业蓬勃向上的成功人士颇为青睐的购物场所,货品时尚,而且信誉上佳。他们为米克构思出一个形象:处于上升期的特工,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反恐中心任职,事业发展顺利,为人精明,略懂阿拉伯语,悟性不俗,善于处理敏感案件。他们还不能确定尸体最后要送往何处,也许是巴基斯坦的北部边界。那里天气比较寒冷。阿扎尔便

购买了一件春秋季节穿的运动外套、一条多克斯牌毛料带褶休闲裤、一件衬衫，领带就不必了，再加上一双居家旅行皆宜的休闲胶底鞋。他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了好几遍，直到衣服不再有光泽为止。鞋子倒是个麻烦。他们刻意做旧，但还是显得太新。要让人感到鞋子真是那个家伙穿过的，就得蹬在汗津津的脚上折磨一阵子。阿扎尔穿着这双鞋走了一个礼拜，还多穿了双袜子，以免脚底起泡。

那么，这位哈里·米克，个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费里斯如此设定：他已经离婚，抛弃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正在跟其他女人鬼混——要说中央情报局特工过着这种生活，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为了让人联想到米克的离婚前科，阿扎尔起草了一份信函，由米克“前妻”埃米的律师寄来，要求米克将赡养费汇往一个新地址，还警告他不得与埃米当面接触。至于究竟是米克太混账，还是埃米有外遇，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接下来，就得考虑米克的新女友了。这位女子，应该漂亮，而且要性感。人人都看过詹姆斯·邦德的影片，那些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也不例外。人们相信，真正的美国间谍，生活中少不了性感女人。霍夫曼本想搞一张美女照片，主角身穿比基尼，满头金发，一对豪乳。可是，阿扎尔认为，这属于《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帕米拉·安德森那样的类型，未免太过火。合适的人选，不该胸大无脑，最好也在情报局工作。费里斯给这个想法添了个妙笔：应当是个美国黑人。这将使整个事情显得更为可信。霍夫曼提议用他本人的秘书来担任这个角色。那是一位肤色如可可粉一般的美女，笑容迷人，名叫丹尼斯，名字听起来就很合适。他请丹尼斯身着低胸女装，摆出姿势，拍了几张照片。照片冲洗出来后，霍夫曼又让她在照片背面写上一行

字：“我爱你，亲爱的。丹尼斯。”还画了个小小的心形图案。

费里斯还想弄一份情书，考虑再三，最终作罢，因为看上去太假，如今人们使用的是电子邮件，不再拿信纸写情书了。米克不必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另外，阿扎尔建议，应该给米克的手机发送短信，那才显得真实。他们用丹尼斯的手机发出两个短信。一条十分简短：“亲人儿。”另一条是：“回来吧，宝贝，太想你了。吻你。”读上去，很性感，却并不淫荡。霍夫曼说，米克的钱包里，应当有个避孕套，表明他离家在外时也不安分。

米克那部手机，颇费周折。阿扎尔往通讯录里输入丹尼斯的号码和国际开发署的号码，然后添加了另一个虚拟女友“希拉”的号码，还有一个虚拟朋友“拉斯迪”的号码。后一个号码，其实是阿扎尔家里的电话。为了抛出诱饵，阿扎尔从中央情报局不同的分机上给米克的手机拨了几个电话，号码前三位是482，一看便知来自何处。他还往“已接来电”和“已拨电话”中添加了几条记录：有位于麦克莱恩区中央情报局总部附近几家餐馆的订餐热线，有几个五角大楼的电话，还有两个电话，分别来自伊斯兰堡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以及第比利斯的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一个人的手机，就是他生活的数码记录。单凭米克的手机，外人用不着花费多少工夫，就能猜出他从事的是秘密职业。

深秋的一天，他们准备给这具尸体穿戴，地点就在中央情报局北停车场下面的一个冷冻间；这个冷冻间，是霍夫曼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置的。米克躺在带轮的病床上，一丝不挂。他的肤色，像行将熄灭的霓虹灯光，苍白冰冷，头发有点蓬乱，他们干脆给他理了发，短得几乎露出头皮，模样看上去像好莱坞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

“好吧，给这家伙穿衣服，”霍夫曼吩咐。他建议给尸体套上条内裤，阿扎尔脑袋一扬：“我看不行。”按他的主意，他们找了条洗得泛白的拳击短裤，给米克穿上。至于是否该有件汗衫，他们俩思索了片刻，最后决定不穿，那样会显得太拘谨。穿衬衫和裤子并不困难，但穿鞋却非常麻烦，因为尸体的两脚又冷又硬，脚趾和脚踝都不能弯曲。霍夫曼打发一个秘书去买了台便携式吹风机，把米克的双脚吹暖，变得柔软一些，这才套上鞋子。

钱包里的东西，应该能让人相信主人正是哈里·米克。他们还在衣袋里装进各种什物，包括几张小纸片。有一张阿富汗风味餐馆的收费小票，付账方式是从米克的 VISA 信用卡刷扣；餐馆在麦克莱恩，中央情报局的人午休时经常光顾那里。霍夫曼还塞进另一张收费小票，来自科尔文酒店，就在泰森街角的金基德大厦里，是中央情报局职员偏爱的一家高档餐馆；小票显示是双人用餐，收费将近 200 美元。米克似乎对丹尼斯动了真情。费里斯弄了张费尔法克斯一家珠宝店的卡片，上面手写着——一行字：“2 克拉——5000 美元???” 看起来，米克在考虑订婚，却为金钱犯愁。按照阿扎尔的建议，添了张帕克衣物护理店的取衣票，地点在麦克莱恩购物中心。人们外出旅行前，总是忘记去洗衣店取回自己的衣物。另有一张 123 路巴士的车票，在艾克森站下车，那地方就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门前。这绝对是妙笔。还有一张免费洗车券，是亚历山山区米克家公寓附近一家加油站派发的，合情合理。

霍夫曼想给米克带个 iPod，他们为这个虚拟的特工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辩论了一番。最后，阿扎尔灵机一动，iPod 里下载的不是音乐，而是一套阿拉伯语课程录音。不论什么人发现了这具尸体，都会

花费一番工夫,分析种种细节;对于 iPod 里的东西,他们当然想要弄清楚是不是某种密码,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语言班使用的阿拉伯语口语教程。这才应该是一名雄心勃勃、不断学习进步的特工必然随身携带的东西。一个真实得令人讨厌的美国佬,打造完毕。霍夫曼手头有一张华盛顿红人队季后赛的门票存根,他把票根也塞进了尸体的一个衣袋里。

随后,他们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哈里·米克要将文件带给“基地”组织里的联络人;那些文件将证明,“基地”组织的内部核心网络中,已经出现叛徒。这就仿佛一枚定时炸弹,将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他们如此精心谋划,调制出的是一剂毒药。药丸太可信,也太诱人,敌人准会吞下。这剂毒药,就是哈里·米克。他会炸裂敌人网络中的每一个结点、每一段线索。不过,首先,得让敌人全盘相信这套谎言。

1. 柏林

意大利米兰发生汽车炸弹爆炸案后第四天，罗杰·费里斯便赶赴柏林，与他同行的，是约旦情报总署领导人哈尼·萨拉姆。那天，爆炸案的消息如疾风暴雨般传回安曼情报站，七楼上一阵喧嚣，人们叫嚷着搜索肇事者，以便让局长向总统汇报。在中央情报局，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总是大呼小叫，费里斯干脆回避，选择与哈尼同行，认为此举更有意义。这一次，费里斯的判断正确无误。

对约旦情报总署的卓越能耐，费里斯早有耳闻。中央情报局把他们称作“心眼儿”，因为约旦情报总署有个代号——“军需心脏”，这个字眼，的确符合他们的行动特征。不过，在这次柏林之行前，费里斯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心眼儿”采取行动。爆炸案这码事，不会发出什么迷人的音调。蓄谋酝酿好几个月的时间后，最终结果，不过是片刻的爆发音，简单粗暴。这种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费里斯对自己洞察不了的复杂情况，懒得多加思索。眼前这个案子，简直就是一个结构精巧的迷宫，甚至还可能是另一个更大的迷宫之一隅。找到迷宫的出口后，至于这是不是另一个迷宫的入口，人们往往不会多加质疑。

他们走向柏林东郊的一座公寓。这里是被苏联红军 1945 年摧毁的一个城区，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元气。十月份的阳光，透过薄云，

散射下来,光线黯淡,城区里一派污秽景象:一道道墙壁,呈现出泥土般的棕褐色;街道上的低洼处,蓄积着粘糊糊的污水;一辆锈迹斑斑的老式特拉贝特牌汽车,停在路边。几个土耳其男孩在街头踢着足球。一个街区外的雅各布大道,车水马龙,嘈杂声不断,而这个地方,则相当静谧。前方出现了一排阴森森的公寓。几十年前,这里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宿舍,如今已破败不堪,住户都是些外国移民,或者不讲道理的擅自占住者,另外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德国人;这些老人,要么意气消沉,要么对现代生活无所适从。几扇开启的窗口,飘出炒菜的气味,不过,既没有炒白菜的清香,也没有炸肉排的浓郁,只有大蒜的辛辣气味和廉价橄榄油的油烟。

费里斯身高将近六英尺,一头浓密的黑发,面庞线条柔和,嘴角挂着轻松的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即使对身边的事物并不感兴趣,表面上依然显得兴致盎然。他身上最显著的缺陷,是一条腿有点瘸。六个月前,他乘车行驶在伊拉克巴拉德城北的一条公路上,一枚火箭弹射向他的汽车,给他留下了这个残疾。费里斯算是走运,只是一条腿让弹片划伤,并没有危及生命,而开车的伊拉克特工却丧了命。人们都说,优秀的特工,有着一张沉郁的面孔,在一屋子的人里面,其长相难以让人记住。假如用这个标准衡量,费里斯显然跟他的职业不太合适。他天性好奇,脾气急躁,对于有待了解的情况,总是孜孜以求。

费里斯跟在哈尼及其助手玛尔凡身后,穿过小巷。大家小心翼翼地绕过散落在垃圾筒外面的污物,朝一扇后门走去。楼外的墙壁上,满是粗大的黑体字涂鸦,德文里夹杂着土耳其文。那扇门旁边的字眼,看上去像是“真主(Allah)”,要么就是那支瑞典流行乐队“阿巴

(Abba)”。哈尼把手指贴在嘴唇上,又指了指三楼的几扇窗户。透过脏兮兮的窗帘,能分辨出屋里的灯光。他们的目标,正呆在屋里呢。不过,这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哈尼的手下,密切监视这个地方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们从不出纰漏。

哈尼是个穿戴入时的约旦人,头发乌黑发亮,不像年近六十岁的人,但一口小胡子已经花白,泄露了他的真实年龄。在约旦情报总署里,他是首席情报官,善于指挥,精于辞令。人们通常用昔日奥斯曼帝国对先生的尊称“帕夏”来称呼他,但发音时混淆了“帕”与“巴”,于是,听起来像是“哈尼—巴夏”。起初,费里斯觉得哈尼让人望而生畏,几个星期后,才开始把他当成美国传奇浪漫歌手迪安·马丁的阿拉伯版本。从闪亮的皮鞋到茶色太阳镜,哈尼处处表现得卓尔不凡,就像大多数东方成功人士一样,仪态矜持内敛。他的端庄举止,透出英国做派,带着曾在桑德霍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院就读过一个学期的余风,但是,贝多因游牧部落首领特有的慷慨与诡秘,才是他的本性所在。他绝对不是那种知无不言的人。

哈尼开过一次玩笑。当时,他头一回带初到安曼的费里斯参观情报总署,碰到的下属,见了他都战战兢兢,把他主管的这个机构称作“指甲工厂”。他大手一挥,露出轻蔑的神态:“你看,这些人都愚不可及。”当然,他不会允许手下把犯人的指甲拔下来。那么做,没有效果。犯人要避免皮肉之苦,会瞎说一气。哈尼不在乎人们认为他残忍,但不能忍受人们评价他无能。两人初次见面时,哈尼就向费里斯解释,每当他们抓到一个“基地”组织的人,就会把那个家伙关在约旦人称为“蓝色旅店”的审讯室里,一连几天,不让睡觉,接下来,会

让他看一幅照片，要么是他的父亲或母亲，要么是他的某位兄妹。这一招，往往已经足够。哈尼深信，对亲情的依恋，比监狱看守痛打一千下都管用。家人的牵挂，能削弱这些人牺牲成仁的决心，增强他们生存下去的愿望。

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人们总是用“行家”这个字眼描绘哈尼。这个说法，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就像白人把一个善于辞令的黑人说成“嘴巧”一样。不过，人们对哈尼的喝彩，也掩盖了一个现状，那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对他过于依赖了。费里斯是中央情报局安曼情报站的负责人，必须与外方联络机构建立和谐的工作关系。这个阿拉伯版本的迪安·马丁，两天前向他发出了个人邀请，希望他参与在德国的一项行动，他立刻认定这是个好机会。近东情报部负责案头工作的人员表示反对，认为他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及时处理米兰爆炸案的情报。但近东部的主管埃德·霍夫曼出面干预。“他们都是些白痴，”霍夫曼毫不客气地斥责那些想要阻拦费里斯柏林之行的下属。他要求费里斯在行动结束后给他打电话汇报。

哈尼推开后门，挥手示意费里斯和玛尔凡跟进。过道里光线昏暗，墙壁散发出霉味。哈尼脚蹬从伦敦杰明街买来的时尚低帮鞋，掂着脚尖登上混凝土台阶。周围一片死寂，只有他的喘息声。玛尔凡跟着侧身上楼，像个为费里斯开路的脚夫。这家伙瘦削结实，像条沙漠上的猎犬，右脸颊紧靠眼睛的位置，有道伤疤。费里斯跟在后面，虽然伤腿隐隐作痛，但他尽力掩饰那处残疾。

玛尔凡带着一把自动手枪，透过他的外套，枪的轮廓清晰可见。他们爬上楼梯，彼此靠得很近，步伐一致。听到楼上传来开门的声

音，哈尼立刻停下来，一动不动，朝玛尔凡做了个手势。玛尔凡点了点头，架起枪。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德国老妇人，带着手推车，准备去购物。她慢悠悠地从楼梯上这三个人身旁经过，一声不吭，甚至都没有瞅他们一眼。

哈尼继续往上走。在安曼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费里斯，为这次行动，他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他当时说：“来看看我是怎么勾动扳机的吧。”费里斯拿不准哈尼和玛尔凡是否真的会朝人开枪。从技术角度上讲，开枪是非法的，费里斯不该熟视无睹，但是，只要提交的报告措辞得当，总部的人不会在乎。他们对这类事情已不再大惊小怪。美国正在进行战争，战争时期的规则，与和平岁月不同。至少，霍夫曼总是这么教导他。

他们来到三楼，哈尼抬起手，示意大家止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贴在耳朵跟前，操着阿拉伯语，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朝其他两人点了点头。他们蹑手蹑脚，朝门牌号码是“36”的房间靠过去。哈尼知道，这天下午，穆斯塔法·卡拉米没出门。对这个人，哈尼几乎无所不知：他的职业、他的习惯、他少年时在扎尔卡上学的校友、他在安曼的家人、他在柏林哪座清真寺祈祷、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哪家地下钱庄从迪拜向他电汇资金。最重要的是，哈尼知道穆斯塔法·卡拉米何时去过阿富汗、何时加入“基地”组织、这个组织里谁信赖他、谁与他接头联络。可以这么说，此前，哈尼一直陪着他就读，如今，毕业的日子到了。

哈尼朝房门走去，玛尔凡举起了枪。费里斯继续待在几码外的暗处。他自己也带着枪，插在肩挎着的枪套里。此刻，他的右手，伸进外套，抓住了防滑的金属枪柄。楼上另一套公寓正隐隐传出一阵